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 公正爭先鋒印

卻說公正一郎見懷玉擒了胡富、楊順，滿營誇道英雄，心甚不忿。乃入帳告父親曰：「四弟為先鋒，已擒二將，兒亦願為先鋒，擒賊以立功績。」文廣曰：「先鋒極是緊要之職，兒有力量為之，老父不勝之喜。但恐汝做不得。」公正曰：「爹爹何輕視於兒，若做不得，強來爭之何故？」文廣遂喚懷玉入，令將先鋒印付與公正掛之。次日，文廣率軍望白馬關進發。忽報前有一彪軍到。眾視之，乃楊順也。下馬與文廣相見。文廣令其引軍前行。大軍到了白馬關，文廣入公館坐定，羅練參畢。文廣問曰：「賊來幾日？」羅練曰：「已兩日矣。」答罷，騎軍來報，關前賊寇搦戰。文廣曰：「公正引軍三千迎敵。」公正得令，披掛出關，令軍士擺陣。公正出馬叫曰：「番賊！是誰為首？早出交戰。」那番陣上八臂鬼王向前言曰：「誰是賊都督？爺爺不識，汝這小子是何人？」公正曰：「統兵征西督理軍政大元帥之子，先鋒楊公正是也。汝小番臣妾之邦，不守本分，侵犯邊境，作此悖逆之事。今天兵到來，能悔前失，卸甲歸順，已而不究往日之惡。設若大惑不解，擒拿歸京，漆頭為飲，砍肉為醢。痛哉痛哉！那時悔之何及！」八臂鬼王曰：「說甚麼不守本分！有德者昌，無德者亡。汝宋往昔還似有些體統，若論今日，好笑好笑。奸臣滿目，賊子盈庭。剛者明矯詔以示威，柔者陰假借以肆惡。滿朝誰逆龍鱗，繞殿盡搖狗尾；以此觀之，君日昏而臣日諂，國不滅亡者幸矣。」言罷，公正大怒，挺槍直取鬼王。鬼王與之交戰二十合，鬼王敗走，公正勒馬趕去。鬼王又迎戰數合，遂思付：「不如佯敗，轉過那山，將鐵彈打死這廝。」鬼王又敗走，轉過山隅而去。公正趕上，不防鬼王取彈弓，立於隅頭那邊。公正一轉隅頭，鬼王即放鐵彈。打中公正右肋。公正負痛，走回本陣。鬼王驅兵衝過陣來，文廣急令懷玉出馬迎敵。懷玉出陣，鬥了二十餘合，鬼王敗走。懷玉不追，鬼王又戰數合。懷玉將鬼王之馬刺了一槍，鬼王敗走回陣。懷玉亦不追趕，收軍回關。

次日，文廣曰：「汝小子輩俱不濟事，試看老父出關擒之。」於是炮響一聲，文廣出關，擺開了陣，喚奉國打話。奉國出陣，見文廣童顏鶴髮，氣象凌雲，乃暗歎曰：「常聞楊郎貌美，今見果然。這般年老，猶有如此豐度，當妙齡之際，不知何如俊雅。」遂言曰：「將軍年已高邁，今遠出邊疆，一旦不測，滅盡夙昔英名，何愚之甚而見不及此！」文廣曰：「忠君報國之丈夫，馬革裹屍，肝膽塗地，所不辭也。年雖老耄，實不忘此。今汝等叛亂，領兵征剿，正理所在，豈論老少。凡為人臣，求盡其理而已。汝臊羯奴等，何當知之！」奉國大怒，正欲出馬，夏雄進前言曰：「不勞都管爺爺出陣，待咱出馬擒之。」言罷，驟馬直取文廣。文廣拍馬交戰三合，被文廣將流星錘打中夏雄之腦。腦漿迸出，墜馬而死。奉國見傷了夏雄，揮戈直取文廣。文廣與戰五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文廣忽變出十餘個文廣，圍住奉國。奉國大驚付道：「他亦能此。」遂亦化十餘個奉國接戰。戰了三日三晚，不分勝負。奉國暗想：「若不下迷昏陣，怎能夠勝他！」遂口念咒語畢，大喝一聲，天昏地暗，日月無光，三軍亂竄。文廣大驚，即飛上雲端，繞陣大叫：「軍士休動，個個站著，不論彼軍我軍，近前來者即斬之。」奉國驅軍進陣砍之，一起進去，不見出來。又催一起進去，又皆殺了。不見一軍回還。奉國曰：「今反被他算計我了。想將起來，迷昏於此，不消十日，盡皆餓死。何必令軍殺之。」遂收軍回寨去訖。

文廣在雲端飛來飛去，歎曰：「被這孽畜下了迷昏陣，這些軍士怎生救得出來？設若迷了十日，畢竟一個個餓死於此。」心下慌慌，左飛右飛，飛到楊順頭上。只聽得楊順自言自語說：「我那山後有一庵，庵前有一井，其庵中有一道人，號太虛，常對我言：『大王若遇鬥戰，被人下了迷昏陣，急取此井之水灑之即解。我想此陣，莫非迷昏陣？得人去那裡取水來灑，或者可解。』」文廣遂飛下言曰：「楊順休動手，我文廣也。適在雲端，聽見汝說哪裡有水可解此陣？」楊順將原由告之。「但得我去，隨即取來。」文廣曰：「這不難，汝伏在我身上觀看是哪裡，我即飛下取之。」楊順遂伏於文廣背上，飄然冲霄飛起。只見半空轉一轉，楊順曰：「這裡是矣。」文廣遂下，取了水，乃曰：「汝仍伏在我背上到陣。汝將水周圍灑之。」文廣飛，繞陣而翔。楊順將水周圍灑畢，霎時天清氣朗，白日當空。文廣乃下收軍入關。眾軍皆到帳中叩頭言曰：「賴爺爺救活，猶如重生父母。」不在話下。

卻說奉國收軍，查點折傷二萬。言曰：「死者不能復生，但彙其名姓，待取了天下重加封贈。」於是令排筵席，宴賞諸將，作樂飲酒。一連飲了三日，乃遣人看宋陣動靜。只見無一軍在陣。軍人回報奉國，奉國驚曰：「怎麼被他解了？」遣細作打探消息，說道：「往靜山取得井水解了。」奉國曰：「汝眾軍切莫妄動，待我壞了此水來。」遂化作一道士，往靜山而去。偶行到一庵前，只見庵門上書著奉國庵三字。奉國曰：「此庵倒與我同名。」乃步進裡面，叫聲：「師父在否？」只見一道童出來答曰：「師父適出採藥去了。」乃問曰：「仙長何處？貴姓大名？」奉國曰：「吾居終南，別號古虛。」道童曰：「吾師太虛仙長。古虛、太虛雖殊，下並歸虛。由此觀之，世間萬物，何物不虛？見虛之真，得虛之精，其仙長之號乎！」古虛笑曰：「童子知此，道可授矣。」乃問曰：「此庵何名奉國？」道童曰：「奉朝廷敕命建焉。」古虛曰：「你這山中有好井泉否？」道童曰：「前面有一井，其水有些妙用。人被鬼魘，或被人符咒魂魄昏迷，只將此水一灑即解。」古虛曰：「我偶神思不暢，去吃些來。」遂往井邊觀看，果是一井好水。有詩為證：

千年孤鏡碧，一片遠天青。
淡味語嘗飽，昏迷解使醒。